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Vejdo

e-librigita de ELERNO

marto 2016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1）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在译界，“翻译者即背叛者”（Tradukanto estas perfidulo.）已经成了一句警言。这句警言的潜台词是说：不管是翻译诗歌还是散文，译者都应该尽量忠实地传达出原文的所有信息，丧失原文的信息就意味着背叛。其实对于翻译者来说，这个要求是极高的，估计世界上根本就找不到一个能够完完全全忠实地传达出原文所有信息的翻译者。如果译文越接近原文，也就是丧失的信息越少，译文就越忠实。这大概就是眼下译界判断译文好孬的标准。

从汉语译成世界语的作品，正式出版的已经不少，其中四大名著的世译本值得点赞，尽管目前尚无人对译文的质量作出评价，这项巨大的工程得以顺利完成也算是中国世界语者对世界语作出的巨大贡献。但是，毋庸讳言，在正式的出版物中也有滥竽充数、粗制滥造的作品，如《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卢纪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无年号信息），其中有一篇《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就是本文要讨论的。

白居易的《琵琶行》全诗 88 行，616 字，是一首叙事长诗，翻译起来颇费精力和时间，但作为译者，一经上手就得认真对待，因为是翻译那就得按照翻译的程序来，尽量完整留住原文中的信息。对于翻译汉语古诗，中国世界语译界有一个惯例，就是用世界语的两个音节应对中文的一个汉字，这样汉语的七言诗就译成了世界语的十四言词（音节）。这个做法是合理的，因为古汉字精炼，如“舟”，相对于世界语是 *boato* 或 *ŝipo*，“江”就译成 *rivero* 或 *rojo*，一个汉字变成了两三个音节，所以一字对两音节是最低的要求。而卢诗人则提出一字对一音节，当然这样翻译出来的译文比较简练（简陋），丧失的信息会比较多。

为减少读者过重的阅读负担，笔者每次只取其中的四句来分析，同时配以原文对照，再辅以较好的译文进行比较，就算完成了一次的点评。我们先来看看卢译全诗的头四句：

浔阳江头夜送客， *Aŭtun-nokte ĉe river’*，  
枫叶荻花秋瑟瑟。 *Bonforigo sub acer’*  
主人下马客在船， *Mi sur ŝipon de iront’*。  
举酒欲饮无管弦。 *Tosti sed sen muzik-son’*。

对照汉语一看，我们就会发现“浔阳”、“荻花”、“下马”、“送客”等信息已经丧失。因为是一字对一音节的翻译，每一行只能容纳七个音节，这些信息不得不舍弃。仅从前四行的译文来看，卢诗人的这个一字对一音节的的主张是失败的。从世界语的行文看，这四行的两个句子都是不完整句，第一个句子省略的词还能猜出可能是 *estis*，第二个句子 *Tosti sed sen muzik-son’* 就有点不知所云了。译者还生造了一个 *bonforigo*，估计是“送行”的意思，为什么要这样造这个令人看不懂的合成词，诗人的意图无从得知。

我们再来参考一下现代汉语的翻译，会有益于我们对原文和译文的认识：

秋夜我到浔阳江头送一位归客，冷风吹着枫叶和芦花秋声瑟瑟。  
我和客人下马在船上饯别设宴，举起酒杯要饮却无助兴的音乐。

国内前几年还出版了一本《唐诗选译》（胡国柱等译，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其中也有《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由胡国柱翻译，译者坚守了汉语古诗世译的惯例，一个汉字对世界语两个音节，译文基本没有丢弃原文的信息，我们来比较一下：

*Nokte, ĉe Xunyang-rivero mi gaston forsendis.*  
*Tremis acerfolioj kaj fragmitfloroj. Ventis.*  
*Ni deĉevalis kaj ambaŭ sidis en kajuto.*  
*Vintasojn levis ni, sed mankis muzika ludo.*

这个译文是不是很清楚？字面信息全部都在，而且连送客时秋风瑟瑟、怅然若失的气氛都跃然纸

上，称得上佳译了。相比之下，卢译是不是显得很粗糙简陋？是不是算一个成功的背叛者？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2）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在《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卢纪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无年号信息）中的《琵琶行》是唯一一首作者的世译。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四行，在这篇帖子里我们抄录下译文的第5-8行：

Ĉe adiaŭ, trist-ebri'.  
Akve fridas lun-falcil'.  
Biv' eksonas sur ond-mol'.  
Mi ne borden, gast' ne for.

在不看原文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猜得出这几行所表达的意思呢？有人说：中国的古诗看不懂，如果译成世界语就能看懂了。这其实是大实话，不谙文言文，确实无法读懂古诗，译成世界语以后，因为世界语并无古文和现代文的区别，自然就跟文言文没有关系了，而且经过译者的诠释，所以就能看懂了。卢诗人的译文，舍弃了原诗的一些信息，根本不顾原文所传达的意思，只是保留了世界语诗歌的外形，当然就看不懂了。再加上诗人的“再创造”，可以说连原文的意境都丧失殆尽。好啦，我们现在来看看原文：

醉不成欢惨将别，  
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  
主人忘归客不发。

为不太懂文言的读者再配上现代汉语译文：

酒喝得不痛快更伤心将要分别，临别时夜茫茫江水倒映着明月。  
忽听得江面上传来琵琶清脆声；我忘却了回归客人也不想动身。

这样一对照，很清楚了吧，到底卢译舍弃了原诗的多少信息，就一览无余了。除了牺牲的信息外，卢译中还存在一些错误或表达不合理的方面：

1. ĉe adiaŭ 这个用法有问题，adiaŭ 是感叹词，不具有名词的功能，不能用在介词之后。如果将 adiaŭ 变成名词 adiaŭo，写成 ĉe adiaŭo 应该是可以的。
2. lun-falcil' 是 lun-falĉil' 之误。
3. Mi ne borden, gast' ne for: 两个否定都用 ne，不太符合世界语用法，用成 ne(k)...nek... 比较好。前半句的动词省略似乎还能猜得出来，后半句的 for 意思不清楚，是“没有走远”还是“没有离开”。

我们再来看看胡国柱先生是怎样处理的：

Disiĝbedaŭr' nin turmentis ebriaj vuale,  
dum en river' la luno emerĝis triste, pale.  
Sed ekaŭdiĝis sur akvo jen bive sonori.  
Forgesis mi reveni, kaj restis gast' sen fori.

（摘自《唐诗选译》，胡国柱等译，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

国柱先生的译文显然更胜一筹，国柱先生的译诗是在讲故事，娓娓道来，而卢诗人是用原诗的一部分信息来拼凑出一首带格律的诗。所以译诗不只是看诗的形式，更重要的还是看译文所传达出来的原诗的信息。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3）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卢纪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无年号信息）中的《琵琶行》世译文的第9-12行，卢诗人是这样翻译的：

寻声暗问弹者谁？ “Kiu ludas?” softas mi.

琵琶声停欲语迟。 Ŝajne eĥe haltas tril’.

移船相近邀相见， Ŝip’ ĉe ŝipon por koniĝ’.

添酒回灯重开宴。 Lampojn ordi! Vinon bis!

这部分译文有没有背叛原文呢？这里不仅丢失了部分信息，如“欲语迟”、“添酒回灯”等，而且还增加了新信息，如：ŝajne, eĥe。在表达上有些地方也令人难以理解，如：ŝip’ ĉe ŝipon，两船前面都没有限定词，说不清楚到底是哪船与哪船，省掉的动词“移”其实是个关键词，怎么“移”应该让读者知道。

最后一行的 Lampojn ordi! 中的 ordi 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译者掉进了英文的陷阱，受了英文 order 的影响，把 ordi 误作为 ordoni 用。Ordi lampojn! 只能相当于 meti lampojn en ordo，而再没有其他解法。Vino bis! 似乎也是不地道的表达，bis 应该怎么用，翻一下词典就清楚了。

这部分的中文很接近白话文，但为了让不懂文言文的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分文言文的含义，笔者还是将网上搜罗来的现代汉语译文抄录在下面，供大家参考。

寻着声源探问弹琵琶的是何人？琵琶停了许多却迟迟没有动静。

我们移船靠近邀请她出来相见；叫下人添酒回灯重新摆起酒宴。

对比胡国柱先生的译文（摘自《唐诗选译》，胡国柱等译，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卢译有些简陋，甚至有些地方不合情理。

“Kiu do ludas?” ni softe demandis invite.

La lud’ ekhaltis. Apenaŭis respond’ hezite.

Ŝipon ni movis proksimen por intervidiĝi.

Novigis vinon, lampojn aldone por sufiĉi.

国柱先生对最后三句的处理足见其翻译功力，韵脚的安排也毫不逊色。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4）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卢诗人世译的《琵琶行》（《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 p. 130, 卢纪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无年号信息）以汉语一字对世界语的一音节译出，的确无法如数表达原文的各种信息，用牺牲信息来保全诗歌外形，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翻译就是如此，译文再美，如果没有传达出原文的所有信息，就算不上完美的翻译，就是对原文的“背叛”。

我们抽出译文的第13-16行看看情况如何：

千呼万唤始出来， Post vokad’ elvenas ŝi,

犹抱琵琶半遮面。 Vangon ŝirmas sed per biv’.

转轴拨弦三两声， Per tri plukoj por agord’

未成曲调先有情。 Emocio jam el kord’.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是很多人都熟知的诗句，现在引用的人也不在少数。可是译文中却没有反映出“千呼万唤”这个信息，原诗中“琵琶女”那种羞羞答答的神态就失去了一大半。最后两行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却失去了很重要的谓语动词，“未成曲调”这个信息

也荡然无存。卢诗人为了音节的整齐，无论是自己创作还是翻译诗歌，常常会省掉一些关键的词，有时就因此造成诗歌中逻辑上的、语法上的或表达上的错误。其实国内真正的世界语诗人，如徐声越(S.J.Zee)、苏阿芒、毛自富都不会写出那种残缺不全的句子，如徐声越世译的“望天门山”：

RIGARDO AL MONTO ĈIELA PORDO

La grandrivero tra la fendo de Ĉiela Pordo

Kuradas orienten kaj turniĝas al la nordo;

Leviĝas bluaj montoj ambaŭflanke vid-al-vide,

De apud sun' soleca vel' alnaĝas sur ventporto.

译诗中没有一个少胳膊断腿的句子，读起来通顺流畅。这样的风格的确值得我们后学模仿。

胡国柱先生世译的《琵琶行》（摘自《唐诗选译》，p. 192，胡国柱等译，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堪称完美，尤其几个关键点译得十分传神，我们对比看看国柱的译法：

Post foj-refoja vokado ŝi fine elvenis,

ankoraŭ ŝirmis duonvizaĝon, bivaŭ tenis.

Ŝi agordilojn ekturis, kaj plukis kelksone,

nur prove, ne arion, sed jam emoci-done.

foj-refoja vokado 是不是比卢译 post vokad' 好？与卢译比起来，国柱最后两行的译法也非常到位和准确。所以，只有通过不同译文的比较才分得出译文的优劣来。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5）

—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对原文理解的准确与否对译文也有较大影响，如果理解不准确，翻译的东西至少也会走样。原文是译文的基础，理解原文不到位，怎么可能期望译文有令人满意的表达？

我们先来看看《琵琶行》原文的第 17-20 行：

弦弦掩抑声声思，

似诉平生不得意。

低眉信手续续弹，

说尽心中无限事。

第一行的“声声思”，第二行的“不得意”，第三行的“低眉”和“信手”，第四行的“事”都需要准确的理解，不然译文就会谬以千里。我们再来看看现代汉语的译文，这样可以达到更深入的理解：

弦弦凄楚悲切声音隐含着沉思；似乎在诉说着她平生的不得志；

她低着头随手连续地弹个不停；用琴声把心中无限的往事说尽。

好啦，照现代汉语译文的意思，“声声思”可以理解为“声音隐含着沉思”，“不得意”就是“不得志”，“低眉”是“低头”，“信手”是“随手”，“事”指“往事”。

在《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卢纪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无年号信息）一书中的《琵琶行》世界语译文（p. 130）是这样处理这 17-20 行的：

Sombraj triloj kun amar',

Kvazaŭ ĝemas pri fatal'.

Brov-kliniĝe improviz'

Verŝas fluon de sopir'.

第一行完全没有表达出“声声思”的意思；第二行将“不得意”译成 fatal'，非常不准确，甚至可以说是误译；第三行的“低眉”译成 brov-kliniĝe，难道“眉毛”可以 klini 吗，显然是误译了；

第四行的“事”没有译出来。诗人的这一段译文在形式上还算好看，但意思上却差得好远。最后，我们来看看胡国柱先生的《琵琶行》译文（摘自《唐诗选译》，p. 192，胡国柱等译，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

Kordoj kontemplis trepidaj kaj sono — medita,  
kvazaŭ rakontis pri kariero sortfuŝita.

Fingrojn ŝi ŝvingis kapkline, ludante laŭ volo,  
verŝante ja senfinajn ĉagrenojn el la koro.

这个译文把上面的几点都译出来了，而且用词很准确。在译文的忠实性和准确性方面，卢译实在是无法相比。窃以为，如果卢诗人也按一字对二音节的原则来翻译，也未必能超过国柱的译文，这也涉及到个人在世界语方面的修养吧。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6）

—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我们在前面讲到过，在内容（信息）上越是接近原文的译文越是忠实于原文。《琵琶行》的第 21-24 行是这样的：

轻拢慢捻抹复挑，  
初为《霓裳》后《绿腰》。  
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语。

这四句的现代汉语翻译如下：

轻轻地拢，慢慢地捻，一会儿抹，一会儿挑。  
初弹《霓裳羽衣曲》接着再弹《绿腰》。  
大弦浑宏悠长嘈嘈如暴风骤雨；  
小弦和缓幽细切切如有人私语。

在《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卢纪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无年号信息）中的《琵琶行》的这几行被诗人译成：

Tanĝi, froti, pinĉi kaj pluki'.  
Bel-muzikoj vice lud'.  
El dik-kordoj — rumor-pluv',  
El maldikaj — kver-murmur'.

译文的第一句，罗列了四个动作，前两个用动词，后两个用名词，从写作的角度讲，本身就不符合 *paralelismo*（排比）的要求，要么用四个动词，要么用四个名词，而不是动词和名词混用。再则，既然出现动词，我们又不得不考虑动作的对象，*tanĝi* 什么？*froti* 什么？*pinĉi* 什么？*pluki* 什么？不然令人费解。

译文第二句问题很大，我们姑且不去讨论 *bel-muzikoj* 的构词正确与否（因为这涉及世界语构词法的基本原则，不宜在此类文章中讨论），这个以句号结尾的完整句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muzikoj*, *lud'* 都是名词，其中哪一个是主语，哪一个作宾语，句子中又没有 -n 标志，无法判断。句中的 *vice* 更是让人一头雾水。当然，如果我们按照中文原文来理解，倒是可以推测（！）出 *ŝi ludis muzikaĵojn laŭvice*。可惜原文是《霓裳》和《绿腰》，而不是各种各样的 *muzikaĵoj*，“琵琶女”先弹《霓裳》，后弹《绿腰》，这些信息都被诗人扔弃了。

译文的第三句包括第三和第四两行，用简单的现代汉语来讲就是“粗弦发出雨打的嘈嘈之声，细弦发出私语的切切之声”，而译文却成了 *El dik-kordoj — rumor-pluv', / El maldikaj — kver-murmur'*。此句原文用世界语简单理解一下也就是 *Dik-kordoj sonis kiel rumor-pluv'*，不

太可能省略成 *el dik-kordoj — rumor-pluv'*, 把读者不可能意会到的词省略, 这不是明智之举。

胡国柱先生世译的《琵琶曲》(《唐诗选译》, p. 192, 胡国柱等译, 远方出版社, 呼和浩特, 2007) 比较准确地诠释了原诗唯美的意境:

Kordojn ŝi tordis, kuntiris kaj pinĉis varie,  
post Ĉielarka Vesto ŝi ludis Verdtalie. (此处有注: *Ambaŭ estis famaj dancmuzikaĵoj.*)  
Sonis dik-kordoj simile al urĝaj pluvbatoj,  
maldikaj — al kolombaj flustroj de geamatoj.

国柱的译文中的 *urĝaj pluvbatoj* 和 *kolombaj flustroj de geamatoj* 与卢译的 *rumor-pluv'* 和 *kver-murmur'* 比起来, 确实漂亮许多, 而且国柱译文表现出的所有信息与原文非常接近, 可以算是很不错的译文了。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 (7)

—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译诗要依照翻译的规矩, 这个规矩就是要尽量留住原诗中的信息, 另外为了译得像诗, 还至少得体现一些诗律, 如节奏、韵脚等。译诗真的就像带着脚镣跳舞, 有力无处使, 遇到难点根本就绕不过去, 一目之立, 旬月踟蹰, 真是这个理。笔者曾经译过寒山诗一百多首, 深感译诗的不易。《琵琶行》的第 25-28 行是作者精巧的设喻, 把音乐形象一下变成了视觉形象, 颇难翻译, 这四行诗的行文如下:

嘈嘈切切错杂弹,  
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  
幽咽泉流冰下难。

为让更多的读者理解这四行诗的意思, 笔者把现代汉语译文也抄录在下面供大家参考:

嘈嘈声切切声互为交错地弹奏; 就像大珠小珠一串串掉落玉盘。  
琵琶声一会儿像花底下宛转流畅的鸟鸣声, 一会儿又像水在冰下流动受阻艰涩低沉、呜咽断续的声音。

从现代汉语的译文我们可以看出原文的信息比前面谈到的诗行的信息更多, 而且有些比喻如要照译, 恐怕用四行 14-15 音节的容量都不易把所有的信息都囊括进去, 更不用说卢诗人的四行 7 音节的容量了。可以断言卢诗人肯定会大量舍弃原诗的信息, 把原诗的视觉形象呈现得支离破碎。卢诗人的《琵琶行》世译文(《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 p. 130, 卢纪新,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香港, 无年号信息) 的第 25-28 行是这样的:

*Kver', rumoro, miksludad' —*  
*Perla pluvo al jada plad'.*  
*Oriola kant' ĉe flor',*  
*Subglacie fonta plor'.*

译文的第一行虽然把“嘈嘈”、“切切”、“错杂弹”这几点信息都抓出来了, 可是诗行中词序的排列却不那么好看。“嘈嘈”、“切切”是琵琶大小弦发出的声音, 而“错杂弹”则是演奏的手法, 不可能并举。如果照原文理解, 似乎用 *kver' kaj rumor' en miksludad'* 更为合适。

第二行连个动词也没有, 读者怎么看得明白, 哪是“大珠小珠”落在“玉盘”上呢。

第三行也没有动词, *Oriola kant' ĉe flor'* 是什么意思呢, 还不如说 *Oriolo pepis ĉe flor'* 让人一看就明白。动词在句中确实是很重要的成分, 这一点卢诗人应该很清楚, 宁可省掉其他成分, 也不要轻易省掉动词哦。

第四行的动词也省掉了，而且原文中的信息也漏掉不少，根本无法用这三个词来诠释“幽咽泉流冰下难”这样一个大内容。

胡国柱先生世译的《琵琶行》（《唐诗选译》，p. 192, 胡国柱等译，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中的这四行如下：

Urĝaj, kolombaj ludiĝis en miksan sonadon,  
jen perloj grandaj, etaj faladis en jadpladon,  
jen oriol' inter floroj tre glate ĝojtrilis,  
jen fonto sub glacio penetre malfacilis.

与卢译相比，这四行自然表达出了更多的信息，译文中的 *ludiĝi*, *faladi*, *ĝojtrili* 和 *malfacili* 传达出来的内容更为丰富多彩，也更贴近中文原文，生动展现出一种视角的形象。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8）

—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原文中的全部信息其实也包括“风格”信息，简单地说就是作者的语气、褒贬、遣词造句的习惯以及审美诸方面的信息。网站有网友谈到译者的风格，认为翻译这种再创作活动应该体现译者的风格，其实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看法。笔者在网上找到一篇《文学翻译中的译者风格问题》的论文，其摘要说：“翻译是基于原作的艺术的再创造，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翻译主体，即译者的个人风格的影响。所以，为了成功地再现原作，译者必须学会正确处理其个人风格，在尽量淡化其个人风格的同时，努力使之融入到原作的风格中，使二者达到和谐的统一。”

（<http://www.docin.com/p-53735078.html>）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翻译与写作不同，翻译是要尽量服从作者的风格，而写作则是要努力彰显作者本人的风格。

在前面几个帖子中，笔者没有提到忠实“风格”的问题，因为这个题目很大，涉及的东西较多，而卢诗人的译文多是彰显的“自我”，毫无忠实“风格”的可能性，所以只是浅浅地谈谈字面上的信息，也已经够触目惊心的了。作为翻译评论肯定会涉及“风格”的问题，如果今后笔者有充足的时间，又有足够的兴趣，倒是可以聊聊风格翻译的问题。笔者从事翻译教学三十载，对“风格”翻译的认识有比较厚实的基础，足以胜任这样的评论和研究。

让我们回到《琵琶行》世译的正题上来。《琵琶行》的第 29-32 行如下：

冰泉冷涩弦凝绝，  
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  
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四行不太好理解，我们再看看现代汉语的翻译：

好像水泉冷涩琵琶声开始凝结，  
凝结而不通畅声音渐渐地中断。  
像另有一种愁思幽恨暗暗滋生；  
此时闷闷无声却比有声更动人。

卢诗人《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p. 130, 卢纪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无年号信息）是否将原文的信息都反映出来了呢，我们来看看他的译文：

Frosta fonto, rompita kordo.  
Kordo rompiĝis sen sono.  
Mute fluas trista sento.  
Sorĉas pli ol sono silento.

第一行对原文信息的理解有错，*rompita kordo*（弦被弹断），并非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大家

可以比较一下下面胡国柱先生的译文：frostigo dampis la kordojn, 卢译的是“弦断了”，而国柱的译文是“寒冷使得琴弦声音变小、发涩”。可见卢译反映出来的信息是错误的，而国柱反映出来的译文是正确的。

第二行缺少动词不好理解，而且与原文“凝绝不通声暂歇”中的多种信息完全无法匹配。

第三行的 trista sent' 似乎不能充分表达出“幽愁暗恨”的所有信息吧。

第四行基本表达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含义，但还是缺少一些信息，比如“此时”，这个信息不能说不重要，没有“此时”上下的衔接就显得差了一点。

我们最后看看胡国柱先生《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唐诗选译》，p. 192, 胡国柱等译，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

Fonto frostiĝis kaj dampis la kordojn frostigo,

ĉe kordfrostiĝ' portempe ĉesiĝis la muziko.

Sekve naskiĝis aparta senvorta ĉagreno.

Tiam silento eĉ pli kortuŝis ol son-pleno.

笔者觉得这四行译得相当准确，其中的 sekve, tiam 承上启下的作用不可小觑，dampi, aparta, kortuŝi 等都是很精彩的用词。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9）

### —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有网友说，卢诗人用一字对一音节来译，国柱先生用一字对二音节来译，一难一易，两者无法相比，这个说法其实是很荒谬的。因为是翻译同一个原文，大家可以用不同的翻译手段，可以译成格律诗体的，也可以用自由诗体的，甚至还可以用散文体的，你可以用七个音节，我可以用九个音节或者十四个音节，衡量译文忠实与否不是看你的翻译手段，而是看译文的内容，是看译文是否完完整整地演绎出原文的所有信息，这与翻译的形式和手段没有多大关系。中国的七言古诗如果能用世界语的七音节格律诗来译，而且将古诗的内容一一展现，那自然是一件好事，可实践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据说卢诗人用七音节是为了译文的形式与原文的形式一致，但他却忽视了汉语（尤其古汉语）与世界语在表达上的差别。请看《琵琶行》的第 33-36行：

银瓶乍破水浆迸，

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

四弦一声如裂帛。

如第一句的“银瓶”用世界语表达是 arĝenta botelo 是五个音节，“乍”用世界语表达是 subite 三个音节，“破”用世界语表达 krevi 是两个音节，“水浆”用世界语表达 akvo 是两个音节，“迸”用世界语最少也得用两个音节来表达。照这样处理，世界语是十四个音节，卢诗人用七个音节来表达，肯定会丢掉若干信息，而国柱用十四个音节正好能将原诗的全部信息表达清楚。卢诗人一字对一音节的主张显然是不可取的。我们再将这四行翻译成现代汉语，可以得到下面的译文：

突然间好像银瓶撞破水浆四溅；

又好像铁甲骑兵厮杀刀枪齐鸣。

一曲终了她对准琴弦中心划拨；

四弦一声轰鸣好像撕裂了布帛。

我们发现一个古字基本上等于两个现代汉语的字，如果用现代汉语的一字对世界语的一音节来翻译基本上可以应付得过来。

卢诗人世译的《琵琶行》（《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p. 130, 卢纪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无年号信息）33-36行的译文如下：

Krevas arĝent-vaz' kun akv'.

Sturm' rajdista, tint' de glav'.

Filme plektri por final'.

Kvak' silk-ŝire el kord-kvar'.

尽管卢诗人作了很大努力，通过省音符去掉一些名词词尾，不用冠词和限定词等手段，还是无法留下原诗的所有信息，结果反而使译文诗句支离破碎。

第一行是这部分译得最好的一行，除了“水浆迸”没有表达出来之外，其他信息都保留下来了。第二行用句号结束，表明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但这行仅有两个名词词组 *sturm' rajdista* 和 *tint' de glav'*，两者之间什么关联词也没有，这绝对不可能算一个句子。

第三行是一个不定式短语，也不能称为句子的，而且译文中失去的原诗信息不少。译文中的 *filme* 用得也毫无道理，估计是 *fulme* 之误。

第四行也仅仅是一个名词词组，而副词 *silk-ŝire* 与名词词组用在一起更是莫名其妙了。

而胡国柱先生的译文（《唐诗选译》，p. 192, 胡国柱等译，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不管是信息的完整性，世界语的行文都远远强于卢译，至少读者，特别是国外的读者可以通过译文了解到原诗传达出的内容。国柱的译文如下：

Krevis arĝenta botel' kaj akv' fluis elŝpruce.

Sturm' kirasrajdistoj glavtinte kaj korpuse.

Ĉe la finalo plektron ŝi strekis bivmeze.

Kvar kordoj krakis kvazaŭ ŝiriĝis silko pece.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10）

### —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在翻译汉语古诗时，准确地选词尤其重要，因为译文容量有限，每一个词都必须发挥充分的作用，既不显得多余累赘，又要做到恰到好处。诗行中的关键词译好了会为诗行增色添彩，如果是漏译或不恰当选用关键词，整个诗行就会显得索然寡味。我们来看看《琵琶行》中的第 37-40 行：

东船西舫悄无言，

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

整顿衣裳起敛容。

笔者觉得这四行的关键词分别是“悄”、“见”、“沉吟”和“敛容”，当然译者也会有自己的选择，从而在译文中突出自己选择的关键词。卢诗人在其《琵琶行》（《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p. 130, 卢纪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无年号信息）的世界语译文中是这样处理第 37-40 行的：

Ŝipojn kovras nun silent'.

Nur susuras lun-arĝent'.

Plektron metas korden jen,

Ŝi stariĝas kun pensem'.

笔者以为译者在处理关键词上并没有下足功夫，另外在行文上还存在诸多瑕疵，当然也还有漏译（舍弃信息）的问题。

第一行 *kovri* 就选得不妥，如改用 *regi* 就令诗行增色了。我们常见的也是 *Silento regas*.

第二行的 *susuri* 明显是选错了词，“秋月白”是视角上的效果，怎么会是听觉上的效果，*luno* 是不可能发声的。

第三行 *metas korden* 在行文上似乎也不够妥当。

第四行做了简单的处理，“整顿衣裳”没有译出来，“敛容”这个关键词也没有出现。

对比胡国柱先生的译文（《唐诗选译》，p. 192，胡国柱等译，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

Ĉie ĉirkaŭe en ŝipoj nun regis silento,  
nur flagris rivermeze aŭtune lun-arĝento.  
Plektron enmetis ŝi inter la kordojn penseme,  
vestojn ordigis, serioziĝis ŝi miene,

我们发现原诗中的几个关键词都译得十分巧妙：

第一行的 *regis silento*，而且连四周都是静悄悄的。

第二行选用 *flagri*，选得真好，可见译者在世界语方面的十足功力。“江心”、“秋”都是卢译中丢弃的信息，在这里译出来了。

第三行的 *inter la kordojn* 译得恰到好处，也很准确。“沉吟”译成 *penseme* 也是不错的。

第四行的“整顿衣裳”和“敛容”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11）

—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琵琶行》中的第 41-44 行：

自言本是京城女，  
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  
名属教坊第一部。

其中的“虾蟆陵”、“教坊”较难处理，即便是在散文里，译出来至少也得七、八个音节，再加上前后的关联词，总共就十余个音节了，对于主张“一字对一音节”的卢诗人来讲除了舍弃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但这毕竟是原诗中的信息啊，怎么能随便舍弃呢？如果用现代汉语翻译就成了：

她说我原是京城负有盛名的歌女；  
老家住在长安城东南的虾蟆陵。  
弹奏琵琶技艺十三岁就已学成；  
教坊乐团第一队中列有我姓名。

我们从中能看到更多准确的信息，而卢诗人在四行 28 个音节中不可能容纳这么多的信息，他在《琵琶行》世界语译文（《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p. 130，卢纪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无年号信息）中是这样处理的：

Ekprezentas pri si mem:  
“En ĉefurbo estis hejm’...  
Dektri-jara mi en trup’  
Diplomitis je biv-lud’.

如果把卢诗人的这四行译文回译成现代汉语（卢诗人在评论别人古诗的世界语译文时常常采取这种方法来证明译文中的缺陷）就成了：

开始介绍她自己：  
京城那里有我家.....  
十三岁在乐团里

毕业于琵琶演奏。

比较之下，这个译文在信息的传达上也差得够远了吧。而且在世界语的行文上还有不少问题：第一行无论如何也应该有个主语吧，加上一个 *ŝi*，去掉 *ek-* 也不会影响音节数的；另外，*prezenti* 是及物动词，“介绍自己”应该说成 *prezenti sin*，而不是 *prezenti pri si*（国柱的译文中也有同样的错误）。

第二行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虾蟆陵”，因为那是当时歌姬舞妓聚居之地，会带给读者很多的画面和联想。

第三行和第四行用散文形式写出来就成了 *Dektri-jara mi diplomitis je biv-ludo en trupo*。这里的 *diplomitis* 用得不太准确，以前一般都是跟师学艺，不会有什么证书的。这行中的“教坊”也是很重要的信息，而 *trupo* 只是隶属于“教坊”的机构；另外，她是在“教坊”中学会弹琵琶的技艺还是学会了这种技艺才加入的“教坊乐团”，这个信息不是很清楚。

而国柱先生的译文（《唐诗选译》，p. 192，胡国柱等译，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在信息的处理方面做得很到位，所有的信息在译文中都得到保留。他的译文如下：

(*vestojn ordigis, serioziĝis ŝi miene,*)

*kaj mem komencis prezenti pri sia paseo:*

“*Mi vivis en ĉefurbo ĉe Bufo-maŭzoleo,* (此处有注：*Bufo-maŭzoleo, loko, sudokcidente de la ĉefurbo Chang'an, kie loĝis multaj hetajroj.*)

*kaj dektri-jara ellernis biven, iĝis membro*

*en la Supera Trup' de Kortega Art-ensemblo.*

在对照阅读完卢诗人和国柱先生的译文后，我们会发现卢诗人的译文失去的信息较多，忠实性就比较差，而国柱的译文保留了原文的全部信息，十分接近原文，属上乘之作。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12）

—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在不看原文的情况下，我们来读卢诗人《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p. 130，卢纪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无年号信息），稍有一些世界语基础的朋友也不一定能看懂。如《琵琶行》的第45-48行，卢诗人是这样翻译的：

*Mia lert' — elit-fascin'.*

*Mia ĉarm' — envi' de in'.*

*Ĉe mi dandoj en konkur',*

*Por ari' silk' sen kalkur'.*

第一行是省掉了 *estas* 的句子，相当于 *mia lert' estas elit-fascin'*，那么 *elit-fascin'* 是什么意思呢？“精英”+“魅力”构成什么样的合成词，笔者很难理解。

第二行还算理解得过去，即“我的美貌令女人们妒忌”。

第三行和第四行用散文形式写出来是：*Ĉe mi dandoj en konkur' por ari' silk' sen kalkur'*（原文如此，应为 *kalkul'*），句子中省掉了动词，而且不止一个动词，这要理解起来就有一定难度。卢诗人写诗和译诗都善于省掉一些词，尤其是关键性的动词，这就使读者无法正确理解了。像这样的句子，怎么说也不能算是好句子。

我们再来看看原文和现代汉语的译文是怎么样的呢：

曲罢曾教善才服，

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

一曲红绡不知数。

每曲弹罢都令艺术大师们叹服；每次妆成都被同行歌妓们嫉妒。

京都豪富子弟争先恐后来献彩；弹完一曲收来的红绡不知其数。

笔者不用作更多的解释，两相对照，什么问题都清楚了。原文中的信息何止是一个、两个被阉割掉，卢诗人连原文的基本意思都没有表达清楚。除了几个无多大关联的辞藻之外，读者能从他的译文中获得什么东西呢？什么也没有，更谈不上诗的意境了。

我们再看看国柱先生这部分的译文（《唐诗选译》，p. 192, 胡国柱等译，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

Majstroj post aŭdo admiris min Bivo Genia,

kaj ĉarmo mia sorĉis Aŭtunjon mult-envia. (此处有注：Aŭtunjo: Fama belulino kaj populara nomo inter hetajroj en Tang-dinastio.)

Dandoj de Kvin Maozoleoj donacis konkure (此处有注：Kvin maŭzoleoj de Han-dinastio (206 a.K.-220 p. K.), kie loĝis nobeloj kaj riĉuloj.)

kontraŭ ario ruĝajn silkrulojn senmezure.

读起来真的是赏心悦目，而且 Bivo Genia 虽然原文的字面上没有，却有画龙点睛的效果，mult-envia 也译得十分传神。译者在两处加上注以后，还原了当时的情景，读者更能从中了解到“她年纪幼小，而技艺高超，她被老辈艺人所赞服，而被同辈艺人所妒忌。王孙公子迷恋她的色艺：为了请她演奏，而不惜花费重金”（[http://so.gushiwen.org/shangxi\\_1142.aspx](http://so.gushiwen.org/shangxi_1142.aspx)）这样的情景。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13）

—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琵琶行》原文的 49-52 行曰：

钿头云篦击节碎，  
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  
秋月春风等闲度。

读者可能对第一二行理解上有不太明白的地方，笔者把现代汉语的译文也抄录如下，供大家更深入地弄清原文的含义：

钿头银篦打节拍常常断裂粉碎；  
红色罗裙被酒渍染污也不后悔。  
年复一年都在欢笑打闹中度过；  
秋去春来美好的时光白白消磨。

读了这个现代汉语的译文，在原文的理解上不会出现问题了，那用世界语来表达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看卢诗人的译文：

Kombil-rompis taktobat’.

Jup-makulis vino-fal’.

Glate pasis rava jun’.

Tra printemp’, sub aŭtun-lun’.

（《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p. 130, 卢纪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无年号信息）这个译文在表达上确实有很多问题，笔者试着逐一分析如下：

第一二行中的 kombil-rompis 和 Jup-makulis 这两个合成词肯定是不合理的形式。由此，笔者不由得回忆起前段时间讨论卢诗人《今宵多珍重》歌词译文时指出合成词 vizaĝkisas 不合理时的情形。当时就有网友提出，如果说 vizaĝkisas 不合理，为什么 vangofrapi 就可以

呢？从 *vangofrapo* 这个例子出发，有网友进而提出动宾结构可以构成合成词的结论。笔者当时并没有仓促作答，反而疑惑自己是否真的在语言方面存在缺陷，自己的语感是否真的出了问题。在查阅一些工具书之后，笔者发现，世界语的构词法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如果不深入研习就不可能全面了解它的要义。笔者在这里不想引用大量的构词法方面的术语，只是提出这样一条构词原则供大家思考：“并非所有在句法上相互关联的语素都可以综合成词。直接补语（就是直接宾语 — 笔者注），也就是无介词补语，一般分列，不允许合成（*aĉeti libron* 买书，*blua okulo* 蓝眼睛，不可拼合成 *libraĉeti* 或 *bluokulo*）”（摘自 PAGE 第 290 节第三项，刘鸿元译）这里讲了两种不能随意合成的情况，一是有动宾关系的语素一般不能合成，只能分列；二是形容词加名词的词组也不允许合成，只能分列。*kisas vizaĝon* 是动宾关系，照此原则只能分列，不能合成。那么 *vangofrapi* 为什么可以呢？提出这个问题的网友，其实只是看到了表明现象，并没有搞清楚 *vango* 和 *frapi* 是不是动宾关系，明确地讲，它们并非直接的动宾关系，不是 *frapi vangon* 而是 *frapi iun sur la vango*。对此，在 PAGE 的叙述中有另一条原则：“基于这第 3 点（指上面引述的第三项 — 笔者注），几乎可以建立这样的规则，即合成词中的次要语素始终是介词格，或者说也可以用介词格来表达。”原来 *vango* 处于介词格的地位（*sur la vango*），所以才可以与动词进行合成。再如有网友提到的 *rokogrimpi* 中的 *roko* 也是处于介词格的地位 *grimpi sur rokon*，也才有可能进行合成。再回头看看 *kombil-rompis* 和 *jup-makulis*，这两个合成词也属于上面讨论到的动宾关系：*rompi kombilon* 和 *makuli jupon*，既然是这种直接动宾关系，那就无法合成了，看来卢诗人还没有认真吃透世界语的构词法，所以才造出这种不合规则的合成词来。在第三行中缺失的信息也比较多，“欢笑”、“今年、明年”等都没有得到体现，译文中的 *glate* 用得是最煞风景的。

第四行 *Tra printemp', sub aŭtun-lun'* 中又省掉了关键的词语，仅只有两个介词词组，真令读者一头雾水了。

最后，我们看看胡国柱先生的译文（《唐诗选译》，p. 192，胡国柱等译，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

*Karaj harpingloj kombiloj takt-frape rompiĝis.*

*Karmina silka jup' pro vin-verŝoj malkulriĉis.*

*Ravaj plezuroj sin sekvis jen jaron post jaroj,*

*Aŭtuna lun', printempa vent' flugis for sen faroj.*

这个译文的确非常准确，译文中的 *makulriĉi*，*plezuroj*，*sin sekvi*，*jaron post jaro* 等表达得非常到位，这些表达手法值得我们仿效。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14）

—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翻译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对原文的理解和译文的表达。理解是表达的基础，只是停留于字面的理解常常导致表达的不准确，所以深层次的理解就显得尤其重要，而表达则是用世界语醒豁地、明白无误地诠释出原文的所有信息。

卢诗人世译的《琵琶行》（《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p. 130，卢纪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无年号信息）在理解原文和用世界语表达两方面都存在较大缺陷。我们先看看卢诗人世译的《琵琶行》53-56 行：

*Frato armen, for onklin'.*

*De mi svenis jun-karmin'.*

*Mutas pord' sen ĉar' en frisk'.*

Edziniĝ' al komercist'.

(中文原文:

弟走从军阿姨死，  
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鞍马稀，  
老大嫁作商人妇。)

第一行的 *frato armen* 省掉了动词，到底 *frato* 与 *armen* 是什么关系无法确定，就算勉强理解成“从军”，*armen* 也应该是 *armeen* 呀；*for onklin'*，到底是说“她走了”，“她死了”还是“在远方”？读者没法作出判断。这一行的表达根本没有做到醒豁和明白无误。

第二行还不错，把原文的基本意思表达出来了，不过像“暮去朝来”这样有些色彩的信息却被随意丢弃了。

第三行对原文的理解上存在很大偏差。“门前冷落”是 *la pordo mutas?* “鞍马稀”是 *ĉar' en frisk'*? 这理解和表达之间的差距也太大了吧！

第四行好像很容易，似乎也跟原文差不多，但是“老大”二字没有表达出来，这二字也是这行的“眼”，没有了这二字，译文自然失色不少。

对比国柱先生的译文（《唐诗选译》，p. 192, 胡国柱等译，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我们会发现卢诗人的译文在表达方面远不如国柱译文的准确和生动，而且卢诗人采用三步抑扬，再加上那么多的 *apostrofoj*（元音的省略符），读起来叫人喘不过气来，不如国柱译文那样舒缓流畅。

附国柱第53-56行的译文：

*Mia junfrato formilitis, onklino forpasis.  
Forglitis tagoj, noktoj, floraĝo min forlasis.  
Raris al mi plu kaleŝoj kaj gastoj el disto.  
Aĝvelka mi fariĝis edzin' de komercisto.*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15）

—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琵琶行》的第 57-60 行是这样说的：

商人重利轻别离，  
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  
绕船月明江水寒。

卢诗人译成：

*Al li gravas mon' ol am'.  
Li monatojn for por var'.  
Restas sola mi sur ŝip'.*

*Fridas akve luna vibr'.*（摘自《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p. 130, 卢纪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无年号信息）

国柱先生这几行的译文如下：

*Monavidema neglektis li pri disiĝnocoj,  
antaŭ monatoj forvojaĝis pro te-negocoj,  
min restiginte tutsola en ŝipo malplena,  
sur akvo frosta, ĉirkaŭita de lun' havena.*

（摘自《唐诗选译》，p. 192, 胡国柱等译，远方

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

我们不对译文诗歌的形式作任何评论，我们只是来比较一下这两种译文所反映的原文的信息，这样就有助于我们判断两种译文忠实的程度。

卢诗人把这四行译成了四个完整的句子，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联系比较差，而国柱将这四行译成一个完整句，句子中的各成分之间自然形成逻辑性的关系。如卢诗人译文的最后两行：**Restas sola mi sur ŝip' / Fridas akve luna vibr'**。这两个句子之间完全没有逻辑关系，而国柱译文 **...min restiginte tutsola en ŝipo malplena, / sur akvo, ĉirkaŭita de lun' havena**。是靠介词和分词将两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卢诗人的译文所表现的原文信息比国柱译文所表现的原文信息少很多，如“别离”、“茶”、“空（船）”等。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16）

—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笔者曾经说过，在翻译中，理解原文是表达的基础，但即便透彻地理解了原文，世界语的表达同样也很重要，表达得忠实不忠实，好与不好，完全取决于译者个人的世界语修养。

我们来看一个句子：**Nokte sonĝe jun-memor'**。不知道有多少读者能够看懂这个句子，反正笔者没有读懂。**jun-memoro** 是什么意思？世界语的构词倒是很自由的，但是这种毫无意义的合成就不可取了。这个句子没有谓语动词，也就是句子的关键成分没有，就很难被人读懂。所以，在翻译中的表达决定译者的成败得失。

其实，这个句子就出自于卢诗人之手，他在翻译《琵琶行》第 61-64 行时炮制出了这样一个词不达意的句子。这几行的中文原文如下：

夜深忽梦少年事，  
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  
又闻此语重唧唧。

卢诗人把这四行译成：

**Nokte sonĝe jun-memor'.**  
**Ŝminkon fuŝas larma roj."**  
**Por biv-ludo mi jam ve,**

**Por rakonto ĝemas re:**（摘自《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p. 130, 卢纪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无年号信息）

看了原文，我们才知道，第一行中的 **jun-memoro** 相当于用散文写出来的 **sonĝi pri aferoj en junaj tagoj**，仅用 **jun-memoro** 怎么能说得清楚呢？除了这个不合理的构词之外，还丢失了比较重要的信息“忽”。

第二行的表达并不存在问题，而且句子本身还很生动，但我们看看现代汉语的翻译就会发现问题：

更深夜阑常梦少年时作乐狂欢；  
梦中哭醒涕泪纵横污损了粉颜。

原来这一句是表示前一句结果的，虽然在表达中可以不用本身明确的表示结果的关联词，如：**tiel ke...** 之类的词，但总得给人一种“结果”的暗示吧。第一二两行这两个完全封闭起来的句子无法给读者这种暗示。这也是表达中常常会出现的问题。

第三行和第四行中也存在表达上的问题，**ve** 是感叹词，除非加上词尾，不然无法修饰句子的任何词，如 **ĝemas vee; re** 在这里也不是规范用法，**re** 作为前缀只是构词的一个语素，要作为独立的词使用，也得加上词尾，如 **PIV** 上使用的 **ree kaj ree**。

最后，我们来对比欣赏一下国柱先生这几行的译文（摘自《唐诗选译》，p. 192, 胡国柱等译，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

Nokte mi sonĝis subite pri l' fora junaĝo,  
senordaj larmoj fluis ŝminkfuŝe sur vizaĝo.”  
Bivon aŭdinte mi jam kortuŝite ve-spiris,  
pro la rakont' ankoraŭ pli forte suspiris.

国柱的译文确实是精准的，表达的意思也醒豁，subite, fora junaĝo, ŝminkfuŝe, kortuŝite, ankoraŭ pli forte 都用得十分到位。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17）

—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有网友说卢诗人的译诗很“简洁”，这个说法笔者很难接受，“简洁”不等于简陋，更不等于简陋得让人看不懂。我们再看看卢诗人的另外两行译诗：Samvagante en ŝim-mond', / Frendaj malu ĉe renkont'! 不知道这位推崇卢诗人译诗“简洁”的网友能不能看懂这两行诗？“简”是“简”也，如果看不懂，“简”就完全失去意义了。在这两行译诗中，存在的问题不是一个两个。第一行就有两个问题，samvagante 是什么含义，这种构词是否合理，ŝim-mondo 又作何解？这个合成词是否符合世界语的构词规则？第二行的 frendaj（原文如此，实际上应该是 fremdaj）在前面没有冠词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理解为 la fremdaj homoj (fremduloj)? 这行的谓语动词是由前缀 mal- 变化而来的动词 malu，虽然理论上可行，其准确的含义是什么？在两行诗（14 个音节）中就可以提出来四个问题，这样的“简洁”还有意义吗？这两行其实是《琵琶行》的第 65-66 行的译文。我们来看看原文的第 65-70 行：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  
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  
终岁不闻丝竹声。

如果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还不够深入的话，再看看现代汉语的译文：

我们俩同是天涯沦落的可悲人；  
今日相逢何必问是否曾经相识！  
自从去年我离开繁华长安京城；  
被贬居住在浔阳江畔常常卧病。  
浔阳这地方荒凉偏僻没有音乐；  
一年到头听不到管弦的乐器声。

卢诗人的译文是：

Samvagante en ŝim-mond',  
Frendaj malu ĉe renkont'!  
De lastjare, de ĉefurb',  
Min elpelis degrad-skurĝ'.  
Kun malsan' mi restas ĉi,  
En dezerto sen muzik'.

（摘自《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p. 130, 卢纪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无年号信息）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许多读者都熟知的两行诗句竟然被卢诗人译得面目全非，还能得到什么完整的信息吗？这根本谈不上是对原文的忠实，简直是对原诗的亵渎！译文的最后四行没有展现出原诗的全部信息，“浔阳”、“终岁”等，如果以丢弃原诗信息为代价来获得译文的“简洁”，是绝对不值的。

下面再对比看看国柱的译文：

Kiel samsortaj povruloj vagantaj tra l' mondo,  
ĉu nepre estu iam konataj ĉe l' renkonto?  
“La imperian ĉefurbon mi lasis lastjare,  
malsanis degradite en Xunyang mi amare,  
kuŝis en muzikizola dezert-regiono,  
kie tutjare estis nenia arta sono.

（摘自《唐诗选译》，p. 192, 胡国柱等译，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

国柱译文的好就在于：第一，译文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几乎所有信息；第二，读者不仅能欣赏到原诗作者在诗中展现的凄美意境，同时也能享受到世界语诗歌的音律美。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18）

—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翻译理论还是有用的，除了“信达雅”这个总的原则外，还有翻译标准的讨论、两种语言的对比、翻译技巧等。大学课程里的“笔译”课以实践为主，辅之以理论教学。“信达雅”学者们争论了一百多年，很是无聊。而以现在广泛接受的通俗提法则是“忠实、通顺”，这样的提法学生容易接受。但是，如果完全不进行翻译理论的讲解，学生的翻译实践就会成为无舵之船，失去明确的方向。在世界语的翻译界，有些大家也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翻译理论，他们的译作却非常成功，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实践，从中悟出了许多翻译的道理，或者自学了一些翻译理论用来指导自己的翻译实践。翻译理论是翻译前辈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其中很多人也经过长期的翻译实践，所以这些理论知识理应得到后学们的尊重。以卢诗人的《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p. 130, 卢纪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无年号信息）为例，如果站在翻译理论的高度来看这个译文，这个译文在“忠实”和“通顺”方面都存在很大的缺陷，与国柱的译文（《唐诗选译》，p. 192, 胡国柱等译，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相比确实有很大的距离。笔者以为，比较也应该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译文应充分完整地表现出原文的全部信息”，这也算翻译理论的一部分吧。

我们再来看看《琵琶行》的第 71-76 行：

住近地低湿，  
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闻何物？  
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  
往往取酒还独倾。

第一行卢诗人的译文是：Loĝas mi en river-val'. 与原文比较，至少“低湿”没有体现，而国柱的译文 Loĝis mi base de roj' Pen en zono humida 不仅“低湿”（base, humida）表现出来了，还译出了“湓江”。

第二句卢诗人的译文是：Ĉirkaŭ domo fragmitar'. 这个句子不仅忠实谈不上，甚至连句子本身都不通顺，句子的谓语动词就不该省略，省略之后就是一个有缺陷的句子。尤其是谓语动

词的省略一定要依语境而行，不能随意处置。国柱的译文 *en domo de fragmitoj, bambuoj sieĝita* 则译得干净利落，字字紧扣原文，而且与前一译句的联系紧凑，展示了译者语言功底之扎实。

第三行卢诗人是这样译的：*Kio ĉiam al orel'?* 又是一个谓语动词缺失的句子，如果读者不能一目了然地理解字面意思，这种句子就是失败的。国柱的译文 *Kion mi aŭdis ĉi tie matene, vespere?* 一读即懂，而且连“旦暮”也没有丢弃。

第四行是前一行的回答，应该很简单，卢诗人译成 *Kukol-plor' kaj simil-blek'*。虽然没有犯大错，还是出现了一个校对错误：*simil-blek'*，应为 *simi-blek'*。而国柱译成：*Nur kriojn de simioj, kukoloj. Ve, mizere!* 后面的 *Ve, mizere!* 把语气都译出来了，非常传神。

第五行卢诗人译成：*Lun' aŭtuno, flor' printemp'*。“秋月春花”也不至于译成这样啊，稍有基础的学习者也会写成 *aŭtuna luno kaj printempa floro* 是不是？卢诗人居然用名词来修饰名词！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像“枯藤老树昏鸦”的排列方式？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中文思维方式，在世界语里不能够这样表达。国柱的译文是 *Ĉe riverbordo printempa, sub luno aŭtuna* 把前后两句译成一个整句，这只是整个句子的状语部分，把“春江花朝秋月夜”简单地勾勒出来，而并没有丢弃任何信息。

最后一行卢诗人译成 *Drinkis sola mi kun ĝem'*。与国柱的译文 *mi ofte drinkis sola, en ĝeno vivkonsuma*。相比还是略逊一筹，国柱的译文把作者那种“无可奈何”的情绪译了出来，显得十分醒豁。

所以，如果有意识地学习一些有用的翻译理论，对自己的翻译实践极有好处，译诗时仅仅强调“音美、意美、形美”，而忽略“忠实、通顺”，译犹不译也。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19）

—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世界语诗人威廉·奥尔德（William Auld）在评论诗歌翻译时说“*Laŭ mia opinio, por fari poezian tradukon... oni devas, ideale, plenumi du kondiĉojn: la tradukanto devas esti VERE dulingva, kaj eble eĉ pli grave — li devas havi grandan poezian talenton.*” (*Pri lingvo kaj aliaj artoj*, p.22, William Auld, Stafeto, Antverpeno, 1978), 诗人的意思很明显，要搞诗歌翻译，就一定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翻译者必须精通两种语言，二是翻译者应该有作诗才能。笔者以为，第一个条件是个前提条件，如果译者不精通译出语言和译入语言，译诗就无从谈起。对于《琵琶行》这样的长篇诗作，译者没有较高的世界语语言水平，绝对是译不好的。

我们来看看《琵琶行》的第 77-80 行：

岂无山歌与村笛？  
呕哑嘲哳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  
如听仙乐耳暂明。

卢诗人是这样翻译的：

*Ĉu sen kant' sovaĝaj flut'?*  
*Sed la sonoj — knara sput'!*  
*Dank' al vi kaj bel-arpeĝ',*

*Orel-ravas sorĉa freŝ'!*（摘自《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p. 130, 卢纪新，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香港，无年号信息）

从上面的四行译句，我们就能清楚地判断出卢诗人在译诗中是否有驾驭世界语的足够能力。在第一行中 *kant' sovaĝaj flut'* 是什么结构？笔者猜测，如果是正常语序，应该是 *sovaĝaj*

kanto kaj fluto, sovaĝaj 是复数形式，不可能去修饰其中任何一个，只能同时修饰两个。如照此办理，我们就可以说：floroj belaj herboj, patrujo grandaj la popolo, 这种语序肯定是不合理的。用现代汉语来诠释第一行，意思是“难道这里就没有山歌和村笛吗？”这里用sovaĝaj 在意思上也不对，国柱把这行译成 Ĉu ne aŭdiĝis montkantoj aŭ flutoj vilaĝaj?（摘自《唐诗选译》，p. 192, 胡国柱等译，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其中的 montkantoj 和 flutoj vilaĝaj 就非常贴切。

第二行 Sed la sonoj—knara sput’! 简直给人一种“啪！”一声随地吐痰的画面，原诗的“呕哑嘲哳难为听”完全没有表达出来，而国柱的译文则十分准确贴切地表达为 Jes, tamen ili sonis nur krudaj, tro malplaĉaj. 看来卢诗人在世界语的表达上还欠火候。

第三行中 bel-arpeĝo 的构词形式是不对的，形容词和被它修饰的名词不能合成为一个词，笔者在以前作过评论，不再赘述。国柱的译文这一句是这样处理的：Aŭdis ĉi nokte mi vian bivo-melodion. 正好是“今夜闻君琵琶语”的世界语版，字字应和。

第四行的 Orel-ravas sorĉa freŝ’! 令人大跌眼镜，又是一个“吻脸”（vizaĝkisi）类的错误，orel-ravas 这个合成肯定是不对的，整个句子写成自然语序就是 sorĉa freŝo orel-ravas! 照卢诗人的用法，世界语就可以没有宾语的句子成分了，所有的动宾结构都照此组合，如：mi esperant-lernas; mi patrin-amas; li lun-rigardas. 世界语这样改动一下也好啊，学习者就不会再担心宾格用不好了。国柱这一句的译文是 Oreloj akris, kvazaŭ ĝuinte fe-arion. 对比之下，真神来之笔也！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20）

### —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笔者在评论中屡屡提到翻译中的表达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表达比理解原文更难。因为译者是中国人，理解中文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如查找参考书，请教专业人士，使用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功能，都能使自己的理解做到尽善尽美。可是，用世界语表达缺乏很多必要的手段，除了少得可怜的几本参考书之外，表达的手法几乎都靠自己阅读中的积累来获得，所以常常一用起来就觉得捉襟见肘，才发现自己的表达手段不够用。翻译一篇短文尚且困难，翻译《琵琶行》这种长诗，那不是相当于登天了么？译者在面临翻译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超越自己能力的东西他肯定不会去碰，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进去玩玩也自觉得得心应手。卢诗人在翻译《琵琶行》之前没有认真衡量自己的能力，在翻译中就显得力不从心，他的语言能力根本就驾驭不了这首长诗的翻译。我们再来看看《琵琶行》的第 81-84 行：

莫辞更坐弹一曲，  
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  
却坐促弦弦转急。

为了更好理解原文，我们把现代汉语的译文摘录如下：

请你不要推辞坐下来再弹一曲；  
我要为你创作一首新诗《琵琶行》。  
被我的话所感动她站立了好久；  
回身坐下再转紧琴弦拨出急声。

卢诗人是这样处理这四行的：

Residiĝu ludi re!  
Mi kant-verkos por vi jen.  
Post long-staro kun silent’,

Ŝi repinças en krescend'. (摘自《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p. 130, 卢纪新,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香港, 无年号信息)

第一行中的 *residiĝu ludi* 就用得不够规范, 一般来说可以说成 *sidiĝi por fari ion* 或 *residiĝu kaj ludu*. *re* 的用法也不规范, *re* 是前缀, 不是单独的词, 只有加上词尾后才可以像独立的词一样使用, 如: *ree*。

第二行的 *kant-verkos* 又是一个动宾结构的合成, 这种合成没有任何理论根据, 是不规范的。卢诗人在译诗和原创中屡屡造出这样的合成词, 可见在其头脑中不规范的合成已经根深蒂固, 真的应该“洗脑”了。如果仅仅是为了节省一个音节就这样合成, 说明诗人的表达手段太贫乏了。不用这样的合成词, 难道就没有办法表达了吗?

第三行“感我此言良久立”诗人只译成 *Post long-staro kun silent'*, 却舍弃了“感我此言”, 其实“感我此言”是原因, “良久立”是结果, 没有“因”也就没有“果”了; 而且 *long-staro* 也不是规范的合成词, *longa staro* 有什么不好呢? *long-staro* 中间连续四个辅音, 读起来都困难。

第四行的 *repinças* 后面应该有宾语的; *en krescend'* 应为 *en kresĉend'*; 再对照一下原文, “促弦”、“弦急转”都没有表现出来。

我们来看看国柱先生的译文:

Vole sidiĝu, kaj ludu refoje por fino.

Mi versos tuje por vi kanton pri l' Bivistino.”

Staris ŝi longe silente, de mi kortuŝite,

*sidiĝis kaj akcelis la kordojn ŝi subite* (摘自《唐诗选译》, p. 192, 胡国柱等译, 远方出版社, 呼和浩特, 2007)

国柱先生的译文有较好的忠实度, 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注意到了, 这其实并不是偶然的。国柱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学习世界语, 文革期间潜心研究世界语诗词格律, 曾经手抄“*Parnasa Gvidlibro*”, 可见其在世界语学习方面下的功夫之深, 再加上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了得, 所以成就这样一篇漂亮的译文也就顺理成章了。

## 背叛是译者的罪过 (21)

— 试析卢纪新《琵琶行》的世界语译文

如果笔者断言卢诗人的《琵琶行》世界语译文(《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 p. 130, 卢纪新,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香港, 无年号信息)是不合格的产品, 这个断言会不会令人信服呢? 在前面发布的20个帖子里, 笔者用大量的分析指出卢诗人译文中大量不忠实(另解为“背叛”)之处, 能不能以此证明卢诗人的《琵琶行》译文犯下了“背叛”原文的滔天大罪呢?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完全不过分。从数据上分析, 卢诗人几乎丢弃了原文百分之五十的信息, 令再现的原文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在译文中语法、构词、词汇、逻辑等方面的错误俯拾皆是, 这绝对算不上是合格的产品! 有朋友感叹, 笔者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评判这样糟糕的译文, 根本就不值得。其实, 这是为世界语“翻译批评”奠基的一项基本工作, 没有各种各样的“翻译批评”素材, “翻译批评”的大厦就建不起来。卢诗人本人所写的《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这本书也是卢诗人“翻译批评(评论)”文章的集子(除《琵琶行》世界语译文外)。不管怎么说, 交通需要交警, 城市需要城管, 翻译需要翻译批评, 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笔者批评的方式是通过译文对比, 一褒一贬, 当然这只能是相对的, 时间会证明一切, 或许以后还会出现更好的译文呢, 这也是翻译批评者们希望看到的。但眼下我们得在现有的素材上总结经验, 给年轻一代的世界语者留下一些可供研究的材料。

回头来说说《琵琶行》最后的四行, 即第85-88行:

凄凄不似向前声,

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  
江州司马青衫湿。

其现代汉语译文如下：

凄凄切切不再像刚才那种声音；  
在座的人重听都掩面哭泣不停。  
要问在座之中谁流的眼泪最多？  
我江州司马泪水湿透青衫衣襟！

现代汉语译文显然比文言更容易懂，这种明白晓畅的译文更方便我们对不同的世界语译文作出比较。

卢诗人的世界语译文如下：

Frosta ol ĵus ali-tril',  
Tuŝas ĉiun ĝis plor-spir'.  
Kiu plej kun trista svarm'?'  
Mi, la rob-trempit' de larm'.

第一二行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按笔者的理解，句子的主语是 ali-tril'，这个合成词不合理，估计是 alia trilo，但主语后面为什么用一逗号呢，笔者不理解；句前的 frosta ol ĵus，不看原文很难懂，既然用了 ol，怎么就没有 pli？这是比较呢，还是译者要表达其他的意思？而且即便 frosta ol ĵus 算对，那又是什么含义？似乎只有译者心里明白，读者得费力去猜，不是猜诗句内涵的意义，而是猜句子的结构，这样的句子自然不是好句子了。

第三句 Kiu plej kun trista svarm'?' 如果不看原文，有谁能猜到是什么意思？“猜”当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但这个省掉的动词即便是猜，也很难猜得出来。记得三年以前，笔者曾批评过卢诗人“Ne priploru antaŭ mia tombo”一诗中的类似用法，如：

Mi kantanta, fajfo de kolombo.  
Mi fluganta, bela birdo kun graci'.  
Mi rideta, flor' ĉarma tra sombro.  
Mi iranta, gaja roĵo tra glaci'.

Mi en milde blova vent' kun kombo.  
Mi en pluvaj gutoj jam kun idili'.  
Mi en herboj prosperaj sen ombro.  
Mi en verda terogloba famili'.

这些诗行中没有一个动词，读者也不知道省掉的是什么动词，这分明是按照中文思维写出来的诗句，还居然回答说是模仿名家用法，真有点东施效颦的味道。类似这样的用法在卢诗人《荷岚》原创诗集中也比比皆是，诗人的确有必要对这种用法进行认真检讨，严格区别中文的表达方式和世界语的表达方式。

第四行的 Mi, la rob-trempit' de larm'。又是一个省略句，难道 mi 与 la rob-trempit' 是同位语？看看原文才知是“我江州司马泪水湿透青衫衣襟”，同位不起来嘛。而且 la rob-trempit' 和 la rob-trempit' de larm' 都是些奇奇怪怪的结构，无法理解。

在尴尬的猜测和理解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国柱的译文（摘自《唐诗选译》，p. 192，胡国柱等译，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2007）：

(Staris ŝi longe silente, de mi kortuŝite,  
sidiĝis kaj akcelis la kordojn ŝi subite)  
hastaj, rapidaj kaj tristaj, ne kiel lastfoje.

ŝin aŭskultinte, ĉiuj plorĝemis tre malĝoje.

Kiu do larmis plej multe? Unika elekto—

en tramalseka rob' la asistant' de perfekto! (此处有注：Tio aludis la poeton mem.)

这个译文读起来一泻如水，完全没有语言障碍，不像读卢诗人译文那样磕磕碰碰。再作一下比照，国柱的译文非常贴近原文，算得上是上乘的译品。

## 附录：

卢纪新《琵琶行》世界语译文：

### **KANTO RENKONTIĜI KUN BIVISTINO**

Aŭtun-nokte ĉe river',

Bonforigo sub acer'

Mi sur ŝipon de iron't'.

Tosti sed sen muzik-son'.

Ĉe adiaŭ, trist-ebri'.

Akve fridas lun-falcil'.

Biv' eksonas sur ond-mol'.

Mi ne borden, gast' ne for.

“Kiu ludas?” softas mi.

Ŝajne eĥe haltas tril'.

Ŝip' ĉe ŝipon por koniĝ'.

Lampojn ordi! Vinon bis!

Post vokad' elvenas ŝi,

Vangon ŝirmas sed per biv'.

Per tri plukoj por agord'

Emocio jam el kord'.

Sombraj triloj kun amar',

Kvazaŭ ĝemas pri fatal'.

Brov-kliniĝe improviz'

Verŝas fluon de sopir'.

Tanĝi, froti, pinĉ' kaj pluk'.

Bel-muzikoj vice lud'.

El dik-kordoj — rumor-pluv',

El maldikaj — kver-murmur'.

Kver', rumoro, miksludad' —

Perla pluvo al jada plad'.

Oriola kant' ĉe flor',

Subglacie fonta plor'.

Frosta font', rompita kord'.  
Kord' rompite sen sonor'.  
Mute fluas trista sent'.  
Sorĉas pli ol son' silent'.

Krevas arĝent-vaz' kun akv'.  
Sturm' rajdista, tint' de glav'.  
Filme plektri por final'.  
Kvak' silk-ŝire el kord-kvar'.

Ŝipojn kovras nun silent'.  
Nur susuras lun-arĝent'.  
Plektron metas korden jen,  
Ŝi stariĝas kun pensem'.

Ekprezentas pri si mem:  
"En ĉefurbo estis hejm'...  
Dektri-jara mi en trup'  
Diplomitis je biv-lud'.

Mia lert' — elit-fascin'.  
Mia ĉarm' — envi' de in'.  
Ĉe mi dandoj en konkur',  
Por ari' silk' sen kalkur'.

Kombil-rompis taktobat'.  
Jup-makulis vino-fal'.  
Glate pasis rava jun'.  
Tra printemp', sub aŭtun-lun'.

Frato armen, for onklin'.  
De mi svenis jun-karmin'.  
Mutas pord' sen ĉar' en frisk'.  
Edziniĝ' al komercist'.

Al li gravas mon' ol am'.  
Li monatojn for por var'.  
Restas sola mi sur ŝip'.  
Fridas akve luna vibr'.

Nokte sonĝe jun-memor'.  
Ŝminkon fuŝas larva roj."  
Por biv-ludo mi jam ve,

Por rakonto ĝemas re:

Samvagante en ŝim-mond',  
Frendaj malu ĉe renkont'!  
De lastjare, de ĉefurb',  
Min elpelis degrad-skurg'.

Kun malsan' mi restas ĉi,  
En dezerto sen muzik'.  
Loĝas mi en river-val'.  
Ĉirkaŭ domo fragmitar'.

Kio ĉiam al orel'?  
Kukol-plor' kaj simil-blek'.  
Lun' aŭtuno, flor' printemp'.  
Drinkis sola mi kun ĝem'.

Ĉu sen kant' sovaĝaj flut'?  
Sed la sonoj — knara sput'!  
Dank' al vi kaj bel-arpeg',  
Orel-ravas sorĉa freŝ'!

Residiĝu ludi re!  
Mi kant-verkos por vi jen.  
Post long-staro kun silent',  
Ŝi repinĉas en krescend'.

Frosta ol ĵus ali-tril',  
Tuŝas ĉiun ĝis plor-spir'.  
Kiu plej kun trista svarm'?  
Mi, la rob-trempit' de larm'.

(《翻译的诗歌与诗歌的翻译》，p. 130, 卢纪新,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香港, 无年号信息)

国柱《琵琶行》世界语译文:

LA BIVISTINO

Nokte, ĉe Xunyang-rivero mi gaston forsendis.  
Tremis acerfolioj kaj fragmitfloroj. Ventis.  
Ni deĉevalis kaj ambaŭ sidis en kajuto.  
Vintasojn levis ni, sed mankis muzika ludo.

Disiĝbedaŭr' nin turmentis ebriaj vuale,  
dum en river' la luno emergis triste, pale.  
Sed ekaŭdiĝis sur akvo jen bive sonori.  
Forgesis mi reveni, kaj restis gast' sen fori.

“Kiu do ludas?” ni softe demandis invite.  
La lud’ ekhaltis. Apenaŭis respond’ hezite.  
Ŝipon ni movis proksimen por intervidiĝi,  
Novigis vinon, lampojn aldone por sufiĉi.

Post foj-refoja vokado ŝi fine elvenis,  
ankoraŭ ŝirmis duonvizaĝon, bivon tenis.  
Ŝi agordilojn ekturis, kaj plukis kelksone,  
nur prove, ne arion, sed jam emoci-done.

Kordoj kontemplis trepidaj kaj sono — medita,  
kvazaŭ rakontis pri kariero sortfuŝita.  
Fingrojn ŝi svingis kapkline, ludante laŭ volo,  
verŝante ja senfinajn ĉagrenojn el la koro.

Kordojn ŝi tordis, kuntiris kaj pinĉis varie,  
post Ĉielarka Vesto ŝi ludis Verdtalie<sup>1</sup>.  
Sonis dik-kordoj simile al urĝaj pluvbatoj,  
maldikaj — al kolombaj flustroj de geamatoj.

Urĝaj, kolombaj ludiĝis en miksan sonadon,  
jen perloj grandaj, etaj faladis en jadpladon,  
jen oriol’ inter floroj tre glate ĝojtrilis,  
jen fonto sub glacio penetre malfacilis.

Fonto frostiĝis kaj dampis la kordojn frostigo,  
ĉe kordfrostiĝ’ portempe ĉesiĝis la muziko.  
Sekve naskiĝis aparta senvorta ĉagreno.  
Tiam silento eĉ pli kortuŝis ol son-pleno.

Krevis arĝenta botel’ kaj akv’ fluis elŝpruce.  
Sturmis kirasrajdistoj glavtinte kaj korpuse.  
Ĉe la finalo plektron ŝi strekis bivmeze.  
Kvar kordoj krakis kvazaŭ ŝiriĝis silko pece.

Ĉie ĉirkaŭe en ŝipoj nun regis silento,  
nur flagris rivermeze aŭtune lun-arĝento.  
Plektron enmetis ŝi inter la kordojn penseme,  
vestojn ordigis, serioziĝis ŝi miene,

kaj mem komencis prezenti pri sia paseo:  
“Mi vivis en ĉefurbo ĉe Bufo-maŭzoleo<sup>2</sup>,  
kaj dektri-jara ellernis bivon, iĝis membro

en la Supera Trup' de Kortega Art-ensemblo.

Majstroj post aŭdo admiris min Bivo Genia,  
kaj ĉarmo mia sorĉis Aŭtunjon<sup>3</sup> mult-envia.  
Dandoj de Kvin Maozoleoj<sup>4</sup> donacis konkure  
kontraŭ ario ruĝajn silkrulojn senmezure.

Karaj harpingloj kombiloj takt-frape rompiĝis.  
Karmina silka jup' pro vin-verŝoj malkulriĉis.  
Ravaj plezuroj sin sekvis jen jaron post jaroj,  
Aŭtuna lun', printempa vent' flugis for sen faroj.

Mia junfrato formilitis, onklino forpasis.  
Forglitis tagoj, noktoj, floraĝo min forlasis.  
Raris al mi plu kaleŝoj kaj gastoj el disto.  
Aĝvelka mi fariĝis edzin' de komercisto.

Monavidema neglektis li pri disiĝnocoj,  
antaŭ monatoj forvojaĝis pro te-negocoj,  
min restiginte tutsola en ŝipo malplena,  
sur akvo frosta, ĉirkaŭita de lun' havena.

Nokte mi sonĝis subite pri l' fora junaĝo,  
senordaj larmoj fluis ŝminkfuŝe sur vizaĝo.”  
Bivon aŭdinte mi jam kortuŝite ve-spiris,  
pro la rakont' ankoraŭ pli forte suspiris.

Kiel samsortaj povruloj vagantaj tra l' mondo,  
ĉu nepre estu iam konataj ĉe l' renkonto?  
“La imperian ĉefurbon mi lasis lastjare,  
malsanis degradite en Xunyang mi amare,

kuŝis en muzikizola dezert-regiono,  
kie tutjare estis nenia arta sono.  
Loĝis mi base de roj' Pen en zono humida  
en domo de fragmitoj, bambuoj sieĝita.

Kion mi aŭdis ĉi tie matene, vespere?  
Nur kriojn de simioj, kukoloj. Ve, mizere!  
Ĉe riverbordo printempa, sub luno aŭtuna,  
mi ofte drinkis sola, en ĝeno vivkonsuma.

Ĉu ne aŭdiĝis montkantoj aŭ flutoj vilaĝaj?  
Jes, tamen ili sonis nur krudaj, tro malplaĉaj.

Aŭdis ĉi nokte mi vian bivo-melodion.  
Oreloj akris, kvazaŭ ĝuinte fe-arion.

Vole sidiĝu, kaj ludu refoje por fino.  
Mi versos tuje por vi kanton pri l' Bivistino.”  
Staris ŝi longe silente, de mi kortuŝite,  
sidiĝis kaj akcelis la kordojn ŝi subite

hastaj, rapidaj kaj tristaj, ne kiel lastfoje.  
ŝin aŭskultinte, ĉiuj plorĝemis tre malĝoje.  
Kiu do larmis plej multe? Unika elekto—  
en tramalseka rob' la asistant' de perfekto!

(《唐诗选译》, p. 192, 胡国柱等译, 远方出版社, 呼和浩特, 2007)

---

<sup>1</sup> Ambaŭ estis famaj dancmuzikaĵoj.

<sup>2</sup> Bufo-maŭzoleo, loko, sudokcidente de la ĉefurbo Chang'an, kie loĝis multaj hetajroj.

<sup>3</sup> Aŭtunjo: Fama belulino kaj populara nomo inter hetajroj en Tang-dinastio.

<sup>4</sup> Kvin maŭzoleoj de Han-dinastio (206 a.K.-220 p. K.), kie loĝis nobeloj kaj riĉuloj.